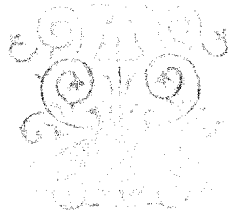


81200
B83
88-8
4

朱光潛全集

第四卷



朱光潜全集

第四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迎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05,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ISBN 7—5336—0104—1/B·4

定价：7.50元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叶圣陶 沈从文
王朝闻 季羨林 朱德熙

编 委

叶至善 吴泰昌 程代熙
严宝瑜 商金林 朱 陈
朱式蓉 张崇贵 许振轩

封面题字

叶圣陶

装帧设计

陈 新

本卷责任编辑

王 玲



八十年代初在家门前

上海五角，我总要找一两个极亲近
近安来看看，希此今年暑假中亦
以成行，行前再再奉闻。

谢，你致谢的原意。我对家
你们的工作十分同情，你大概能明
瞭。如有再见的机会，再详
谈一切。每牛顺致

时共 尔果光潜 一月廿日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谈修养》、《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

《谈修养》收文章22篇，是作者在1940年至1942年间陆续写成的，1943年5月由重庆中周出版社出版。

《谈文学》收作者在抗战后期写作的论文19篇，1946年5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克罗齐哲学述评》写于1947年，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1987年3月

目 录

谈 修 养

自序	3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现代中国青年	7
谈立志	13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19
谈青年的心理病态	27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35
谈处群(上)——我们不善处群的病征	42
谈处群(中)——我们不善处群的病因	48
谈处群(下)——处群的训练	54
谈恻隐之心	62
谈羞恶之心	69
谈冷静	75
谈学问	83
谈读书	89
谈英雄崇拜	95

谈交友·····	100
谈性爱问题·····	106
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113
谈休息·····	118
谈消遣·····	124
谈体育·····	130
谈价值意识·····	136
谈美感教育·····	143

谈 文 学

序·····	155
文学与人生·····	157
资禀与修养·····	164
文学的趣味·····	171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 关于作品内容·····	178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 关于作者态度·····	186
写作练习·····	194
作文与运思·····	201
选择与安排·····	207
咬文嚼字·····	214
散文的声音节奏·····	219
文学与语文(上): 内容、形式与表现·····	226
文学与语文(中): 体裁与风格·····	234
文学与语文(下): 文言、白话与欧化·····	241
作者与读者·····	252

具体与抽象·····	262
情与辞·····	269
想象与写实·····	276
精进的程序·····	282
谈翻译·····	288

克罗齐哲学述评

序·····	305
第一章 新唯心主义的渊源·····	307
第二章 克罗齐的破与立·····	318
第三章 美学·····	332
第四章 逻辑学·····	344
第五章 实用活动的哲学·····	353
第六章 历史学·····	362
第七章 克罗齐哲学的批评·····	376

谈 修 养

自序

十年前我替开明书店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时候我还在欧洲读书，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就个人在做入读书各方面所得的感触，写成书信寄回给国内青年朋友们，与其说存心教训，毋宁说是谈心。我原来没有希望它能发生多大的影响，不料印行之后，它成为一种销路最广的书，里面一部分文章被采入国文课本，许多中小学校把它列入课外读物。上海广州都发见这本书的盗印本，还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潜”的名字印行一本《给青年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书店里还可以看到。我于是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见知于世，知我者固多，罪我者亦复不少。这一切，我刚才说，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说，这样乘其不意地被人注视，我心里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处女作，不能表现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盖了后来我比较用心写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恼的是被人看作一个欢喜教训人的人。我一向没有自己能教训人的错觉，不过我对于实际人生问题爱思想，爱体验，同时，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触，便希望拿来和朋友谈，以便彼此印证。我仿佛向一个伙伴说：“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想，你呢？”我希望看他点一个头，或是指出另一个看法。假如我口齿伶俐，加上身边

常有可谈的朋友，我就宁愿对面倾心畅谈，决不愿写文章。无如我生来口齿钝，可谈的朋友又不常在身边，情感和思想需要发泄，于是就请读者做想象的朋友，和他作笔谈。我用“谈”字毫不苟且，既是“谈”就要诚恳亲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册子略有可取处，大概也就在此。

这是十年前的话。过去几年中很有几家书店和杂志为着贪图销路，要求我再写给青年信那一类的文章，我心里未尝不想说话，却极力拒绝这些引诱，因为做冯妇向来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于今我毕竟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个缘故。从前在那部处女作里所说的话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气，写时不免为一时热情所驱遣，有失检点，现在回想，颇有些羞愧。于今多吃了十年饭，多读了几部书，多接触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体验，觉得旧话虽不必重提，漏洞却须填补。因此，中央周刊约我写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陆续写成这部小册子中的二十来篇文章，其中也有几篇是替旁的刊物写的或没有发表的，因为性质类似，也就把它们集在一起。

读者有人写信问我：这些文章有没有一个系统？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我回答说：在写时我只随便闲谈，不曾想把它写成一部教科书，并没有预定的系统或中心思想。

不过它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系统。这些年来我在学校里教书任职，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多，关于修养的许多实际问题引起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一些感想。问题自身有些联络，我的感想也随之有些联络。万变不离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

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的资禀与后天的陶冶所组成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的每篇文章都是这有机体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个性就是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

旁人检讨自己不是一桩罪过，我可以说：我大体上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

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写成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到晚来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女孩、女仆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一阵后，已是八九点钟，家人都去睡了，我才开始做我的工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因为体质素弱，精力不济，每夜至多只能写两小时，所以每篇文章随断随续，要两三夜才写成，运思的工夫还不在于内。我虽然相当用心，文字终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颇不满，同时也羡慕有闲暇著述的人们的幸福。

目前许多作者写书，尝自认想对建国万年大业有所贡献，摇一支笔杆，开一代宗风。我没有这种学问，也没有这种野心或错觉。这本小册子，我知道，象一朵浮云，片时出现，片时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藉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影。精神不灭，这影响尽管微小，也可以蔓延无穷。

民国三十一年冬在嘉定脱稿。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给现代中国青年

我在大学里教书，前后恰已十年，年年看见大批的学生进来，大批的学生出去。这大批学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数，英俊有为者亦复不少。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训练出来，到毕业之后，他们变成什样的人，做出什样的事呢？他们大半被一个公同的命运注定。有官做官，无官教书。就了职业就困于职业，正当的工作销磨了二三分光阴，人事的应付销磨了七八分光阴。他们所学的原来就不很坚实，能力不够，自然做不出什么真正事业来。时间和环境又不容许他们继续研究，不久他们原有的那一点浅薄学问也就逐渐荒疏，终身只在忙“糊口”。这样一来，他们的个人生命就平平凡凡地溜过去，国家的文化学术和一切事业也就无从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的压迫和恶势力的引诱，由很可为的青年腐化为土绅劣豪或贪官污吏，把原来读书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换过，为非作歹，恬不知耻，使社会上颓风恶习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那里呢？

想到这点，我感觉到很烦闷。就个人设想，象我这样教书的人把生命断送在粉笔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几个人才出来，得

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复一年地见到出学校门的学生们都朝一条平凡而暗淡的路径走，毫无补于文化的进展和社会的改善。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岂不是自误误人？其次，就国家民族的设想，在这严重的关头，性格已固定的一辈子人似已无大希望，可希望的只有少年英俊，国家耗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来培养成千成万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们将来能担负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结果他们仍随着前一辈子的覆辙走，前途岂不很暗淡？

青年们常欢喜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子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子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子青年们不满。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章宗祥领导过留日青年，打过媚敌辱国的蔡钧，而这位章宗祥后来做了外交部长，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投过炸弹，坐过牢，做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而这位汪精卫现在做了敌人的傀儡，汉奸的领袖。许多青年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投身社会之后，投降于恶势力的实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很可伤心的现象。社会变来变去，而组成社会的人变相没有变质，社会就不会彻底地变好。这五六十年来我们天天在讲教育，教育对于人的质料似乎没有发生很好的影响。这一辈子人睁着眼睛蹈前一辈子的覆辙，下一辈子人仍然睁着眼睛蹈这一辈子人的覆辙，如此循环展转，一报还一报，“长夜漫漫何时旦”呢？

社会所厚望最殷的青年们，这事实和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时光向前疾驶，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转眼青年便变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厄运。这厄运是一部悲惨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悬一个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会；第二部是